

亦舒作品集

第三辑

作品
69



这个地址悠悠然如迷人花香一般钻进她的思维，牵牵绊绊，
缈不散，同香岛道三号一样，逼使她来看个究竟。

迷迭香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亦舒作品集. 第3辑 / (加) 亦舒著. —北京: 中国戏剧出版社, 2003. 4

ISBN 7-104-01597-3

I. 亦... II. 亦...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加拿大—现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加拿大—现代
IV. 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20880 号

亦舒作品集(第3辑)

作者: 亦舒

责任编辑: 黄艳华

策 划: 林 飞

装帧设计: 林红云 侯伟琼

出 版: 中国戏剧出版社

(北京海淀区大钟东南村甲 81 号)

联系电话: 010 - 62127285

印 刷: 中山市新华印刷厂有限公司

开 本: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: 140

字 数: 2800 千字

版 次: 2003 年 4 月第 1 版

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—5000 册

书 号: ISBN 7-104-01597-3/I·717

定 价: 240.00 元(全套 20 册)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(如有印刷质量问题, 可与承印厂联系。)



亦舒小传

亦舒，原名倪亦舒，浙江省宁波人，是香港名作家倪匡（卫斯理）之妹，幼时随家人迁居香港。十五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小说，著有长中短篇小说及杂文集一百多部。亦舒自幼受传统道德文化的熏染，青年时期又受过欧风美雨的沐浴，其作品一直盛销不衰，掀起了近几年香港出现的“亦舒热潮”。她的作品自成一个浪漫别致的感情天地，既轻松有趣，又雅俗共赏。亦舒今天所以能创造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壮盛景象，除其禀赋外，还因她有丰富生活底蕴，且视角敏锐，文笔酣畅又具有女人细腻和婉丽的感情，她的小说特点是充满浓厚的时代气息。此惊世佳绩，诚令人激赏。

通过她的作品，读者将会看到全景式的海外色彩斑斓的世界！使广大读者也不亚于与亦舒一次愉悦的会面！



迷迭香



迷迭香

余芒走进现场，摄影机准备开动，男女演员所站的位置恰到好处，制片、助导、美术指导、编剧统统在场，化妆与服装也在一边听令。

今日这场戏同步录音，余芒刚想叫开始拍摄，忽然之间，所有的工作人员转过身子来，面对着她，同心合意齐齐发出庞大嘘声。

余芒目瞪口呆，汗珠自额角直冒出来。她自床上一跃而起。

不止一次做这个梦了。

每一次的感觉却比上一次更可怕。

心理医生方侨生是余芒大学同学，得知这重复的噩梦，便同她说，电影导演这份职业，对她来说，可能压力太大。

余芒问：“我是否会散开崩溃？”

侨生摇摇头，“别担心，但你会一直做这个噩梦，直到噩梦成真，这叫做自履预言。”

“我到这里来是为着寻求帮助，如果我想人踩我，我会去见影评人。”

余芒，我正在帮助你，工作对你造成巨大压力，你并不喜欢你的职业。”

“胡说，自16岁起我便立志要当电影导演。”

侨生笑嘻嘻，“会不会是骑虎难下？”



“这已是我的第六部电影。”余芒瞪她眼。

侨生忽然改变话题，“上星期我在街上碰到令堂，便上前唤声伯母，我说余芒这下子可真算名利双收了，余伯母静了一阵子，才答：“我情愿她教一份书，安安定定。”

余芒听仔细这话，骤然受惊，怔在那里，作不得声，细细回味母亲的期望，不禁泪盈于睫。

连侨生都叹口气，“母亲都希望女儿教书，奇怪不奇怪。”

余芒完全气馁。

“算了吧你，我知道有人比你更惨，有人写了一百本小说，已薄有名气，她母亲看到她的原稿，还轻蔑地说：你还在写这种东西呀！她并不希望女儿一朝成为大作家，她情愿她去教小学。”

“你杜撰的。”

“编都编不出来。”

余芒没有勇气回家去问母亲有没有这件事。

当下她有更重要的事做。

赶到公司，制片小林同她说：“导演，这几个地方你必须前往现身说法。”



迷迭香

余芒眼睛露出绝望的神色来。

小林警告：“请勿讨价还价。”

“我的工作拍摄电影，不是当众表扬我的电影拍得呱呱叫。”

小林指指脑袋，“导演，我跟你五年，这话不管用，你思想搞不通，下列电台电视时间，均由有关人等辛苦大力抢得，你好自为之。”

余芒实在觉得是件苦差，“什么年代了，还有老黄卖瓜。”

小林看她一眼，就是因为时代进步，胡乱亮相敷衍一下，也就算做了宣传，无人见怪，换了是旧时，不使尽浑身解数，早就被踢出局。

“小林，我们算不算是江湖卖艺？”

小林吁出一口气，“自天桥到今日，不算坏了。”

“拨一个电话去催一催章小姐，故事大纲今日要起出来。”

小林不敢出声。

这章大小姐一直是余芒的编剧。

余芒鉴毛辨色，“什么不对？”

“她不干了，说一会儿亲自上来向你辞行，她下个礼拜结婚，到岩里度蜜月，已经



把订金退回给我们。”

余芒跌坐下来，一声不响，这一会儿喃喃地自言自语：“家母说得对，我的确应该去教书。”

“找别人接手好了，导演，导演。”小林想推醒余芒。

猛一抬头，小林发觉章大编剧已经驾到，便静静退下，让她俩开谈判。

余芒痴痴地看着章某，开不了口，心中如倒翻五味瓶。

章女士讪讪地略觉不好意思，点起一支烟，坐在导演对面，“干吗，楼台会呀。”

余芒动都不敢动，怕控制不了自己，错手掐死了名编剧。

“余芒，你听我说，写本子，没意思，这些故事。是你要拍摄的故事，不是我想写的故事，历年来天天写着别人的故事，要多腻就有多腻，干不下去了。再说，影片出来，叫好，是大导演的功力。不好的话，是编剧该死，干吗呢，不如改写小说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你说是不是？导演。”

余芒不擅巧辩，气得脖子粗壮。

章某不该浪费大家时间，做到一半，撒手西去。



迷迭香

她说下去，“余芒，你不知道我多心寒，前些日子看经典长篇电视剧回放，当年前辈各编剧们你争我夺，拼了老命邀功的一部戏，字幕打出来，编剧竟成为东亚电视公司编剧组，你说，谁还干得下去？呕心沥血，不过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罢了。”

余芒气炸了肺，呼吸不大畅顺起来。

章女士拍了拍她的肩膀，“你另外找一个新人，人家急于成名，也许肯卖命。”

然后站起来施施然离开办公室。

半晌，小林出来，见余芒仍呆呆坐着，忍不住说：“导演，她走了。”

余芒不出声。

“导演，我认识一个女孩子，刚自大学出来，文笔很畅顺，文思甚秀丽，不如试试她。”

这时候，忽然之间，余芒做了一个她从来没有做过的动作，她娇俏地伸手掩嘴打一个轻轻呵欠，怪不好意思地解嘲：“累死人了，我好像睡了很久。”然后伏在写字台上，双臂枕着下巴，微微笑起来。

小林瞪大眼，吓一跳。

导演在干什么，教戏？又没有演员在场。



这有一个可能，受了刺激，思路不大通顺了。

余芒平常爽朗一如男孩，并无这种女性化动作。

“导演，”小林试探地说，“我去把那女孩叫来你瞧瞧可好。”

只见余芒轻轻转过头来，“好想喝一杯樱桃可乐。”一脸的温柔可爱。

小林骇笑，导演一向不喜欢喝这甜腻的饮品，她一头只会简单地命令：“一杯黑咖啡”，导演是怎么了。

只见余芒伸一个懒腰，“不急不急，船到桥洞自然直，你明天把她请来，大纲给她过目，告诉她，我们不要抄袭的素材，大胆创新不妨。”

小林仍然不放心，“导演，你没有怎么样吧？”

余芒强笑，“只有点累。”

“约会要不要取消？”

“不用，我们照去。”

稍后要拜见下一个新戏的假定男主角。

此刻余芒心中惊恐无比。

怎么会在人前露出倦慵的神色？怎么会身不由主放轻声音讲出不相干的话来？



迷迭香

莫非是精神衰弱意志力失去控制。

她定一定神。

耳畔有个声音：露斯马利，久违了。

不得了，余芒脸色大变，自言自语绝对不是好现象。

露斯马利是她自幼用的英文名字，一直到在美国加州念电影时，同学取笑她“你可不是一个露斯马利”才作罢。

忙的时候，连中英文姓名都暂时全部遗忘。

没想到此刻却叫起自己来。

大约连跟她五年的制片小林都不知她叫露斯马利。

高中时一位对她有意思的小男生曾说：“我替你查过字典了，怪有趣的，露斯马利的意译是迷迭香。”

小男生的浅浅情意真正难能可贵。

他把三个字写在一张信纸上，递给了余芒，“喏，迷迭香。”

余芒已忘却他的名字，只记得年轻的时候，自己对世界的触觉出奇的敏锐，吹弹得破，特别痛特别冷特别空灵，此刻多年经营厚厚重重的保护膜隔除一切伤害，却同时亦使她丧失许多灵性。



真正久违了迷迭香。

小林打断她的思潮：“再不出门的话，会迟到。”

到门口叫部车子，与制片赴会。

小生迟到，来的时候，倒是眼前一亮。

值得吗，余芒问自己，选角比选对象痛苦得多，恋爱失败，天经地义，事业有什么闪失，永难翻身。

余芒怔怔地审视小生英俊的脸。

值得吗，值得花制作费的五分之一来聘用他吗？识字的编剧才拿总制作费的五十分之一……

太偏激了，余芒正襟危坐，一张逗大众喜爱的面孔，亦诚属难能可贵，价值连城。

只听得小林客套几句：“你知道我们导演，一向不懂应酬，她呀，只顾着埋头苦干……”

像理亏的家长向老师抱憾子女资质不健全。

小生对公认有才华的余芒亦怀若干好奇心，久闻大名，如雷灌耳，久仰久仰，于是用极具魅力的男中音问：“你是几时想做一个女导演的？”

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问题，余芒早已得



迷迭香

体地回答过多次，但此刻她忽然轻轻地咯咯笑，脸上无限俏皮妩媚，侧着头回答：“当我发觉我不能做男导演的时候。”

此语一出，她自己先怔住，掩住嘴巴，无限错愕，怎么回事，竟打起情骂起俏来。

比她更吃惊的有忠心耿耿的林制片，这下子她肯定导演有毛病，小林后悔忠告余芒连二接三地开戏，好了，此刻导演吃不消，垮了，一班喽罗可怎么办？

转头一看，噫，小生的反应却出奇地好。出名严肃的学院派女导演肯同他要花枪呢，他完全松弛下来，大家马上成为自己人，凡事有商有量。

他这样说：“主戏并不在我身上，女主角才是担戏人，客串酬劳我是不会接受的，一定要算一部戏。”

讨价还价，讲了半天，还没达成协议，小生见邻座有熟人，过去聊几句。

小林乘机问导演：“你怎样，非要他不可？”

小林太知道余芒那一丝不苟的疙瘩固执脾气。

余芒点点头。

小生极适合剧中角色：带些公子哥儿习



气，但是吃起苦来，又能拿出坚毅本色。

敲定了。

做演员的也有隐忧：“导演这次不知要怎样刁难我，做不到那么高的要求，是个压力。”

余芒朝他笑笑，先走一步。

小林问英俊小生：“我们的导演如何？”

评量女性才是他的首本戏，当下他很惋惜地说：“很好看的一个女子，怎么不修边幅？”

小林晓得他的品味未届这个范围。

余芒早退却为赶去方侨生医务所。

她开门见山地对好友说：“我发觉自己做出异常的动作，讲出根本不属于我的言语来。”

侨生凝视她一会儿，“换句话说，你如果不是文艺过度，就是疯了。”

余芒冷冷说：“我还以为医生仁心仁术，慈悲为怀。”

“不要悲观，怀疑自己不妥的人多半还健全，真正神经错乱的人另有一功，不但不看医生，谁指出他患病，他还说人妒忌中伤他。”噫，这是说谁呀？

余芒忽问：“你在喝什么？”





迷迭香

“对不起，我忘记替你叫黑咖啡。”

但是余芒已经抄起面前的饮品，“这是你那养颜的腻答答的蜜糖打鸡蛋。”一口饮下，只觉香甜无比，十分受用。

“慢着，导演，你最不喜甜品。”

“我告诉过你，我有点心不由主。”

“你恋爱了？”

“我一直爱电影。”

“呵那是旧爱，新欢呢？”

“医生，告诉我该怎么办，我的制作叫好与叫座率均有下降趋向，马上要惆怅旧欢如梦。”

“慢着，你要我医你的票房？”

“不，我只想你听我诉苦。”

侨生松口气，“幸亏你思路还清楚。”

“方侨生，在你悬壶济世的八年期间，你有否真正治愈过任何一个病人？”

“立刻停止侮辱我。”

余芒忽然活泼地轻轻拍一下手，“全凭谁先累是不是？病人不死你先死。”笑得前仰后合。

方侨生目不转睛地看着好友，她明白余芒的意思了，这余导演是坐若钟、站若松的一个人物，绝不肯无故失言、失笑、失态。



即使喝醉酒，也不过是一头栽倒，昏睡过去。

侨生不是不欣赏适才余芒表演的小儿女娇憨之态，但那不是余芒，就不是余芒。

精神分裂。

“余芒，”她收敛嬉戏之意，“我要你拨时间一个礼拜来三次彻底治疗。”

余芒颓然，“你终于承认我有病。”

“是几时开始的事？”

“你终于相信我不是无病呻吟了吧。”

“告诉我是多久的事。”

“我不十分肯定，最近这一两个星期，或是三五七天，一点都不好笑的事，我会认为非常有趣，又发觉自己幽默感泛滥，不能抑止。”

“又开始嗜甜？”

“是，医生。”

方侨生抬起头，看着天花板沉思良久。

老友开始爱笑、好玩、轻松、自在，并非坏事。

搞文艺工作，切忌把自己看得太认真。

对工作严肃完全正确，过分重视成败得失却会造成绊脚石。

近年来余芒颇有点天将降大任于斯人那



迷迭香

种情绪，开始相信影评与票房多过相信自己，形势不妙，毋需心理医生，稍微接近的朋友已经看得出来。

性格上些微转变也许对她有帮助。

既然如此，又何必强逼余芒收敛活泼的面。

许多人患双重性格，外表形象同真实个性毫无相似之处，一样生活得很好。

这样复杂的社会，恐怕连弗洛伊德都始料未及，为着适应它，现代人当然要采取应变方法。

没有谁是单纯的人了。

“医生，你为何沉吟推敲良久，可是我已病入膏肓？”

侨生回过神来，“记住，一星期来三次，对你有益。”

“我尽量抽空。”

侨生送余芒到门口。

余芒忽然转过头来，“侨生，你可记得我有英文名字？”

侨生笑，“怎么不记得。”

英文书院读到第二年忽然自伦敦来了一位班主任，她对于中国女孩姓名发音产生极大困惑，会对同事说：“每个人的名字都似一